

素面相见

赵敏◎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素面相见 / 赵敏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5.12

ISBN 978-7-5411-4238-3

I. ①素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随笔传记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71368号

SUMIAN XIANGJIAN

素 面 相 见

赵 敏 著

责任编辑 朱 兰
装帧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文 诺
责任印制 喻 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 130mm × 190mm 1/32
印 张 7.5 字 数 100 千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238-3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

目录

第一卷◎梦回匡山

- 01 江油匪事 ... 3
 - 02 小妾事件 ... 10
 - 03 火炮街院子 ... 16
 - 04 小城名媛 ... 22
 - 05 江油督学 ... 28
 - 06 流年花事 ... 35
 - 07 蝴蝶飞去 ... 42
- 
- 



第二卷◎开到荼蘼

- 01 我的全家福 ... 53
 - 02 我的白皮书时代 ... 57
 - 03 我的饥饿情结 ... 63
 - 04 我的明星生活 ... 67
 - 05 我的天使女友 ... 78
 - 06 我的红色传奇 ... 84
 - 07 我的红丝带 ... 89
 - 08 我的窗外 ... 93
 - 09 我的船长 ... 105
 - 10 我的奖杯 ... 112
 - 11 我的浪漫采风 ... 117
 - 12 我的诗剑 ... 125
 - 13 我的情人节 ... 129
 - 14 我的高仓健 ... 132
 - 15 我的砂器 ... 138
 - 16 我的中秋 ... 144
- 
- 

- 
- 
- 17 我的网恋 ... 148
- 18 我的天涯 ... 160
- 19 我的金色池塘 ... 163
- 20 我的贾村梦 ... 170
- 21 我的番客情 ... 185
- 22 我的解放西路 ... 190
- 23 我的渔友 ... 193
- 24 我的享受 ... 198
- 25 我的冬天 ... 203
- 26 我的梦中故乡 ... 205
- 27 我的心雨 ... 209
- 28 我的草帽歌 ... 214
- 29 我的诗歌情结 ... 219
- 30 我的花事 ... 224
- 
- 



第一卷◎梦回匡山



· 素面相见 ·
Sùmiàn Xiāngjiàn

江油匪事

四川西北江油这片古老的土地，乃唐朝大诗人李白故里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，李白说的就是江油县西匡山的事情。匡山形如匡字，高耸亭亭，林壑深邃。佛爷洞飞泉挂碧峰，让水河犬吠水声中，读书台溪午不闻钟，树深桃花带露浓。

20 世纪 40 年代，李青莲的乡亲们并没有出入画屏中。当地有一首民谣：“龙潭子，倒脚牌，婆娘女子打蕨苔。”爬不完的尖尖山，走不尽的茅草坪，钻不出的空洞子，黑道白道响马当道。毗连匡山的含增龙潭子到江油县城要走很远的山路，山口路头常有头缠黑麻布帕子、身穿吊裆土白布裤子的土匪出没。

“麻三皮”没读过书，个子矮小麻皮脸，天生亡命徒，

三十出头就做了含增龙潭子土匪窝的老大。方圆一带不管哪家娶媳妇嫁女子，头天晚上都必须先把新媳妇抬到他家“过一夜”，第二天再送往夫家。

青黄不接的三月，江油含增龙潭子这天热闹非凡，场头大清早就张灯结彩搭台子，不久传来热闹的川戏锣鼓声。

刘言洋身着长衫端坐在戏台子下面，他个子高大神情严肃，年过六十且两天不吃不喝了，依旧坐得笔直。

“刘老爷发财！”

“刘老爷欢喜！”

“刘老爷长命百岁！”

头戴面具的笑和尚挥舞着文刷子围着刘言洋跳来跳去，使劲逗刘老爷一笑。刘言洋就是不笑，急坏了坐在旁边的土匪头子麻三皮。绑票是麻三皮的绝活儿，大小老财只要在他的手中，无不磕头作揖求一条生路，唯独这个“刘绵羊”油盐不进，不理不睬，绝食两天了。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两眼一闭腿一伸，盘子里煮熟的鸭子就飞了，麻三皮想出一个绝招，在含增龙潭子搭台

子请戏班子为“刘绵羊”唱戏取乐。

《做文章》《柜中缘》《吹鼓手招亲》，一幕幕滑稽的川戏折子逗乐了婆娘娃儿，可“刘绵羊”无动于衷，仍然不吃不喝，如一尊泥菩萨。

“刘绵羊”是江油匡山让水大户。肥得流油的“刘绵羊”被含增龙潭子土匪绑了票。

麻三皮差人给“刘绵羊”的家人送信，三天之内抬大洋来含增龙潭子赎回刘老爷，不来莫怪撕票。

刘言洋有五儿四女，家教甚严。男子从小在家读私塾，女子一律不准念书。五个儿子都不许纳妾不许抽大烟。老三无子，便将兄弟的儿子过继给他。刘言洋的妻子是一个矮小的老太婆，成天吧嗒着叶子烟袋，对丈夫毕恭毕敬。

含增龙潭子土匪绑票消息传来，刘言洋一家噤若寒蝉。老太婆收起叶子烟袋，暗使管家连夜去江油县城叫回刘老四。

刘老四时任江油县参议长。他个子高大，成天戴着一顶黑色博士帽，龇牙咧嘴满口金牙。见管家脸青面黑地来找他，马上心一沉。

“好久的事情？”刘老四青筋暴起。

“三天了！”管家唉声叹气。

刘老四：“咋不早点说！”

管家：“我们也才晓得。”

刘老四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麻三皮！你个龟儿子！”

刘老四连夜赶回让水老家。

“四娃子，你老子快不得行了，你说咋个弄？”

刘老太坐在堂屋里的八仙桌边，敲着叶子烟袋低声说。

“妈，你莫急，我马上去带兵把爸弄回来。”

刘老太坐在太师椅上发话：“莫动刀枪！大洋一个也莫少拿，快去快回！”

第二天傍晚，刘老四和管家带一帮人将“刘绵羊”赎回了家。

“刘绵羊”颤巍巍地从滑竿上走下来，瞪了一眼刘老四，长叹一声：“败家子！”

刘言洋从龙潭子死里逃生，一面感怀老天化险为夷，一面疑虑自己作孽太多遭报应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端午节，刘言洋命管家开仓给佃户放粮。



1945 年摄于四川江油县城照相馆，作者赵敏的母亲等二人

刘家大院，大锅饭大碗肉大白馍馍，开坝坝席请让水父老乡亲三天。

刘老四从江油县城贩运回一架架车洋碱洋皂洋火洋毛巾，分发给刘家的佃户长工和短工。

几个月后刘老爷还是卧床不起了。

农历七月半，午后刘老爷突然精神起来，他倚靠着祖传的红木床头，咳嗽嗽地叫老太婆把幺房的人带来。

幺房孤儿寡母。

刘氏兄弟二人，刘父死后老大刘言洋掌管一大家子。刘家祖业雄厚，刘言洋放高利贷大发买了很多田地，从匡山让水延伸到窰圖山阳亭坝。兄弟刘对洋早死，寡妻带着一对小儿女过日子，幺房的产业由长房刘言洋掌管。

早年大伯刘言洋逼着年轻守寡的弟媳改嫁，一心想吞掉幺房产业。弟媳坚决不从，守着幼子刘流宁死不改嫁。刘言洋请来私塾先生，在家里教自己的几个儿子和小侄儿刘流。一大家子在一口锅里吃饭，夏天放学后几个孩子都要跑到厨房去喝水，厨子早早就将几碗茶水凉在案板上，孩子们端起茶水一口喝干。刘流八岁时，一天放学晚了，几个堂兄早已回家，天气十分炎热，他渴极了，独自跑进厨房，端起凉在案板上的一碗茶水一饮而尽。茶水落肚，小刘流从喉管到五脏六腑如火焚烧，八岁的孩子满地打滚。原来那不

是一碗凉茶，而是一碗碱水。刘流胃大出血，差点一命呜呼，从此落下病根。匡山让水乡亲背后传说，大伯刘言洋串通厨子将茶水换成碱水，谋害么房独苗，想吞么房产业。

么房母子来到刘言洋的病床前，刘言洋挣扎着挺起身抚摸侄儿头，温和地对沉默寡言的弟媳说：“这娃十六岁了吧，早点给他结个婆娘生娃吧。”弟媳点点头，拖着孩子退到门角。

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刘老爷大口大口地吐着暗红的鲜血……

小妾事件
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，江油匡山让水刘氏家族浩浩荡荡搬进繁华的中坝镇，长房盘踞城中心地带，纪念碑对面一顺溜大宅院分别归刘言洋五个儿子所有，他们都娶了江油有名望有钱人家的女儿。么房在火炮街江油重点仓库旁边买了一个小宅院，虽然位置有些偏，也别有一番风光。院内花园匠心独具，四季花草轮番登场，牡丹芍药爪菊蜡梅争芳吐艳。假山大石缸里漫游着大红鲤小乌龟，雕梁画栋古朴幽雅。

刘流十六岁那年，大伯刘言洋做主给他娶了江油全坝大户人家何老爷的长女何茹容。

何老爷早年丧妻，留下二女，几年后续弦，继母对两个女子视如己出，宠爱有加。何茹容小刘流几天，

个子高挑，白白净净，头发乌黑，一手好针线，传说她绣的蝴蝶能闻见花粉香。

茹容不识字，但十分聪明，过门后把刘家幺房料理得顺顺帖帖。刘流自小落下病根，吃的药比饭多。寡母并不指望他学富五车光宗耀祖，只要这根独苗好好活着就行。他久病成医，读了不少医书，自己给自己开中药方子。每天他提着鸟笼子去昌明河边的公园里喝茶，一坐就是半天。幺房匡山让水的田产由刘氏家族的倪老管家料理，年终向老寡母呈送账本过目，刘流从不过问。

茹容过门不到一年，给小脚婆婆做了一大堆绣花鞋。这些鞋长不过三寸，鞋帮却很高，婆婆那一双被残酷扭曲包裹过的小脚穿着十分舒服。不料一晚窃贼入室，将堂屋满屯新油菜籽全部运走，还捎走老寡母绑成一大串的小脚新鞋。

“你们睡死了啊！我的那些鞋呀……”婆婆在八仙桌上敲打着叶子烟袋，气得直打嗝。

刘家用人在火炮街头捡回被撕烂的那一大串小脚新鞋，顺着洒落的油菜籽一路寻去，大家明白了这桩

入室盗案是保长干的。保长是当地有名的混混，烂龙一条，没人敢招惹。

第二年，茹容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勤熙。此后茹容接连流产两胎，疾病缠身，非常虚弱。勤熙从小跟着婆婆睡，婆婆满口牙掉光了，每晚睡前她都要就着一个松花蛋喝一小杯白酒。看着勤熙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婆婆总是忘不了分半个松花蛋给小孙女吃。

八月十五灯会，晚上奶娘王妈带五岁的勤熙去昌明河畔观灯。昌明河两岸人山人海，在一片荷花灯前，勤熙头上戴的新帽子突然被人抓走了，她拉着王妈的手放声大哭。那是一顶洋粉红毛线织的宽边檐帽子，毛线亮铮铮的，去年除夕勤熙跟着婆婆守岁，婆婆在火盆边连夜用钩针给她织的。

回家后婆婆用毛巾擦干勤熙的眼泪，抚摸着小孙女的头发说：“丢了算了，婆婆过年再给你织一顶新的。早点睡，明天婆婆带你去走人户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勤熙便欢欢喜喜地跟着婆婆去走人户了。

武都距中坝镇四十里，是江油老县城，商贾云集，